

PENGUIN CLASSICS



企 鹅 经 典

易卜生戏剧选

[挪威] 易卜生 著 潘家洵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易卜生戏剧选

[挪威] 易卜生 著 潘家洵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Henrik Johan Ibsen
IBSEN'S SELECTED PLAYS

©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12

“企鹅经典”丛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及企鹅图书有限公司共同策划。

“企鹅”、P 和相关标识是企鹅图书有限公司已经注册或者尚未注册的商标。未经允许,不得擅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易卜生戏剧选/(挪)易卜生著;潘家洵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企鹅经典丛书)
ISBN 978-7-02-009567-4

I. ①易… II. ①易… ②潘… III. ①话剧剧本-作品集-挪威-近代 IV. ①I533.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61953 号

特约策划:邱小群
责任编辑:张福生
封面设计:丁威静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84 千字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2.75
版 次 2013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567-4
定 价 38.00 元

企鹅经典丛书

出版说明

这套中文简体字版“企鹅经典”丛书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携手上海九久读书人与企鹅出版集团(Penguin Books)的一个合作项目,以企鹅集团授权使用的“企鹅”商标作为丛书标识,并采用了企鹅原版图书的编辑体例与规范。“企鹅经典”凡一千三百多种,我们初步遴选的书目有数百种之多,涵盖英、法、西、俄、德、意、阿拉伯、希伯来等多个语种。这虽是一项需要多年努力和积累的功业,但正如古人所云: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由艾伦·莱恩(Allen Lane)创办于一九三五年的企鹅出版公司,最初起步于英伦,如今已是一个庞大的跨国集团公司,尤以面向大众的平装本经典图书著称于世。一九四六年以前,英国经典图书的读者群局限于研究人员,普通读者根本找不到优秀易读的版本。二战后,这种局面被企鹅出版公司推出的“企鹅经典”丛书所打破。它用现代英语书写,既通俗又吸引人,裁减了冷僻生涩之词和外来成语。“高品质、平民化”可以说是企鹅创办之初就奠定的出版方针,这看似简单的思路中植入了一个大胆的梦想,那就是可持续成长的文化期待。在这套经典丛书中,第一种就是荷

马的《奥德赛》，以这样一部西方文学源头之作引领战后英美社会的阅读潮流，可谓高瞻远瞩，那个历经磨难重归家园的故事恰恰印证着世俗生活的传统理念。

经典之所以谓之经典，许多大学者大作家都有过精辟的定义，时间的检验是一个客观标尺，至于其形成机制却各有说法。经典的诞生除作品本身的因素，传播者（出版者）、读者和批评者的广泛参与同样是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的必要条件。事实上，每一个参与者都可能是一个主体，经典的生命延续也在于每一个接受个体的认同与投入。从企鹅公司最早出版经典系列那个年代开始，经典就已经走出学者与贵族精英的书斋，进入了大众视野，成为千千万万普通读者的精神伴侣。在现代社会，经典作品绝对不再是小众沙龙里的宠儿，所有富有生命力的经典都存活在大众阅读之中，它已是每一代人知识与教养的构成元素，成为人们心灵与智慧的培养基。

处于全球化的当今之世，优秀的世界文学作品更有一种特殊的价值承载，那就是提供了跨越不同国度不同文化的理解之途。文学的审美归根结底在于理解和同情，是一种感同身受的体验与投入。阅读经典也许可以被认为是对文化个性和多样性的最佳体验方式，此中的乐趣莫过于感受想象与思维的异质性，也即穿越时空阅尽人世的欣悦。换成更理性的说法，正是经典作品所涵纳的多样性的文化资源，展示了地球人精神视野的宽广与深邃。在大工业和产业化席卷全球的浪潮中，迪斯尼式的大众消费文化越来越多地造成了单极化的拟象世界，面对那些铺天盖地的电子游戏一类文化产品，人们的确需要从精神上作出反拨，加以制衡，需要一种文化救赎。此时此刻，如果打开一本经典，你也许不难找到重归家

园或是重新认识自我的感觉。

中文版“企鹅经典”丛书沿袭原版企鹅经典的一贯宗旨：首先在选题上精心斟酌，保证所有的书目都是名至实归的经典作品，并具有不同语种和文化区域的代表性；其次，采用优质的译本，译文务求贴近作者的语言风格，尽可能忠实地再现原著的内容与品质；另外，每一种书都附有专家撰写的导读文字，以及必要的注释，希望这对于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会有一定作用。总之，我们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绝对不低的标准，期望用自己的努力将读者引入庄重而温馨的文化殿堂。

关于经典，一位业已迈入当今经典之列的大作家，有这样一个简单而生动的说法——“‘经典’的另一层意思是：搁在书架上以备一千次、一百万次被人取下。”或许你可以骄傲地补充说，那本让自己从书架上频繁取下的经典，正是我们这套丛书中的某一种。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四月

目 录

社会支柱	1
玩偶之家	107
群鬼	197
人民公敌	275
“人学家”与他的问号	王忠祥

社会支柱

人 物 表

卡斯腾·博尼克——领事^①

贝蒂·博尼克——他的妻子

渥拉夫——他们的儿子，十三岁

马塞·博尼克小姐——卡斯腾·博尼克的妹妹

约翰·汤尼森——博尼克太太的弟弟

楼纳·海斯尔小姐——博尼克太太的不同胞姐姐

希尔马·汤尼森——博尼克太太的叔伯弟弟

棣纳·铎尔夫——住在博尼克家的一个女孩子

罗冷博士——教师

鲁米尔——商人

维纪兰——商人

桑斯达——商人

克拉普——博尼克的秘书

渥尼——博尼克船厂的工头

① 过去挪威海口的大商人可以代外国政府执行领事职务，所以剧中称呼“博尼克先生”的地方都可以用“博尼克领事”代替。

鲁米尔太太

希尔达·鲁米尔——她的女儿

霍尔特太太——邮政局长霍尔特的妻子

奈达·霍尔特——她的女儿

林纪太太——林纪医生的妻子

市民,来客——外国水手,轮船旅客,等等

事情发生在挪威沿海一个小城市的博尼克家。

第一幕

〔博尼克家对着花园的一间大屋子。前方左首，有一扇门通到博尼克办公室。靠后些，也在左墙上，另有一扇形式相似的门。右墙中央是上外头去的大门。后墙几乎全是大玻璃窗，有一扇门，门外是廊子，廊下有一溜宽台阶通到花园里。廊子上张着一幅遮太阳的天幕。从廊子里望出去，可以看见花园的一角，花园周围有栅栏，栅栏中间有一扇小门。栅栏外头是一条平行的街，对面排列着一溜木头小房子，油漆得鲜艳夺目。正是夏天，太阳晒得热乎乎的。街上有人来来往往，有人站着谈话，在拐角一家铺子里，有顾客出出进进。〕

〔屋子里许多女客围桌而坐。博尼克太太坐在正中。在她左首是霍尔特太太和她女儿奈达，顺着下去是鲁米尔太太和她女儿希尔达。在博尼克太太右首是林纪太太、马塞·博尼克和棣纳·铎尔夫。女客们都在忙着做活。桌子上堆着好些内衣和别的衣服，有的做成了一半，有的只是刚裁好。再往后去，有张小桌子，桌子上摆着两盆花和一玻璃杯糖水，罗冷坐在桌子旁边，手里拿着一本金边的书正在朗诵，可是声音的高度只能使屋里的人偶尔听见一两个词。渥拉夫在外头花园里跑来跑去，手里拿着一张小弓练习射靶。〕

〔过了不多会儿，渥尼悄悄地从右边门里走进来。罗冷的朗诵稍微停了

一下。博尼克太太冲着渥尼点点头,用手指指左边的门。渥尼悄悄地穿过屋子,在博尼克办公室门上轻轻敲一下,过了会儿又敲一下。克拉普从办公室走出来,手里拿着帽子,胳膊底下夹着一卷文件。

克拉普 哦,是你敲门?

渥尼 博尼克先生叫我来的。

克拉普 不错,是他叫你来的,可是他现在没工夫见你,他打发我告诉你——

渥尼 打发你?可是我倒希望——

克拉普 ——他打发我把话转告诉你。他说,以后不许你在星期六给工人做讲演。

渥尼 真的吗?我一直觉得我可以用自己的闲工夫——

克拉普 你不应该用自己的闲工夫挑拨工人在工作时间不干活。上星期六你对工人讲将来咱们厂里用了新机器新方法,他们会倒霉。你为什么说这种话?

渥尼 我说这种话是支持社会。

克拉普 这说法真怪!博尼克先生说你是破坏社会。

渥尼 克拉普先生,我说的“社会”不是博尼克先生的“社会”!我是工人协会主席,我不能不——

克拉普 你是博尼克先生船厂的工头,你首先应该对这个“博尼克公司”的社会尽责任;你要知道,咱们这批人靠它吃饭。现在你知道了,这就是博尼克先生要跟你说的话。

渥尼 克拉普先生,博尼克先生不会这么说!可是我知道是谁闯的祸。都是那只进厂修理的倒霉美国船!那些美国佬要咱们照他们的办法给他们做活,并且——

克拉普 好,好,我没工夫跟你谈大道理。反正你已经知道博尼克先生的意思,这就够了。你现在还是回厂去吧,那儿也许有事等着你。一会儿我就来。对不起,诸位太太小姐!(向女客们鞠躬,穿过花园,走上大街。渥尼悄悄从右边出去。克拉普跟渥尼谈话的时候,罗冷一直在念书,现在砰的一声把书合上了)

罗 冷 喂,诸位太太小姐,故事念完了。

鲁米尔太太 听这故事真有好处!

霍尔特太太 是个劝人为善的故事!

博尼克太太 像这么一本书真能启发思想。

罗 冷 一点儿都不错,这本书的内容跟咱们每天在报纸杂志上看见的不幸的事情正好是个鲜明的对照。瞧瞧那些现代的大社会,表面上金碧辉煌,里头藏着什么!说句不客气的话,除了空虚和腐败,别的什么都没有!那些社会没有道德基础。干脆一句话,现代的大社会像粉刷的坟墓,^①里头全是虚伪骗人的东西。

霍尔特太太 对!对!

鲁米尔太太 不用往远处说,只要看看眼前在咱们这儿的那只美国轮船的水手。

罗 冷 喔,我不愿意提那些社会的渣滓。可是即使在那些地方的上等社会里,情形又怎么样?到处都是犹疑彷徨的景象,人们心神不安定,社会秩序在动摇。瞧瞧家庭生活给破坏得成了什么样子!瞧瞧最基本的真理受到了多么可耻的摧残!

棣 纳 (做着活计,没抬头)可是他们也做了些伟大的事情,你说对不对?

罗 冷 伟大的事情?这话我不懂。

^① 见《新约·马太福音》,意思是“伪善者”。

霍尔特太太 (吃惊)天呀,棣纳!

鲁米尔太太 (同时)棣纳,你怎么说这话?

罗 冷 要是这种“伟大的事情”在这儿流行起来,恐怕不是咱们的幸福。

咱们应该感谢上帝,咱们的命运这么好。当然,咱们这儿也有坏人,像麦子里头有时候长杂草一样,可是咱们会老老实实把杂草拔干净。

诸位太太小姐,最要紧的是要保持社会的纯洁,要小心提防别让这个急躁的新时代强迫咱们采用冒险的新花样。

霍尔特太太 啊,可惜新花样太多了。

鲁米尔太太 是呀,去年咱们好不容易才把修铁道的计划推翻了。

博尼克太太 啊,那是卡斯腾推翻的。

罗 冷 那是天意,博尼克太太。你可以相信,博尼克先生反对那个计划的时候他在执行上帝的意志。

博尼克太太 可是报纸上还说他那么些丑话!哦,罗冷博士,我们忘了谢谢你。你为我们花费了那么些时间,你的心肠真是太好了。

罗 冷 喔,哪儿的话。现在是假期——

博尼克太太 话是不错,可是在你还是一种牺牲,罗冷博士。

罗 冷 (把椅子拉近些)博尼克太太,别这么客气。你们大家不也是为公益事情出力吗?并且还高高兴兴出于自愿。咱们目前搭救的这批堕落的女人好像战场上受伤的军人,你们诸位太太小姐好像红十字会的女护士,给受伤的人摘纱布,用绷带给她们轻轻地包扎伤口,给她们治疗,把她们治好——

博尼克太太 把每件事都看得这么美,真是天才!

罗 冷 大部分是天才,可是一部分是修养。最要紧的是咱们应该把事情看作庄严的使命。(问马塞)博尼克小姐,你说我的话对不对?你专心从事学校的工作是不是觉得脚底下比从前踏实点儿?

马 塞 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说。有时候，我在学校闷得慌，恨不能一下子漂到狂风大浪的海洋里。

罗 冷 我的好小姐，这是叫人上当。这种不安分的思想千万别让它钻到脑子里。你说“狂风大浪的海洋”当然是打比方。你意思是指好些人在里头翻船的那个不安定的世界。人家嘴里说的那种乱哄哄的生活难道真能让你迷住吗？你抬头瞧瞧街上那些人，在大太阳底下，跑来跑去，满头大汗，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情。咱们可比他们强多了，坐在阴凉地里，背朝着外头，眼睛看不见那出乱子的地方。

马 塞 你说得不错。

罗 冷 像你们这种人家——又善良，又纯洁——家庭生活达到了最美满的境界——亲亲热热，一团和气——（转过去问博尼克太太）你在听什么，博尼克太太？

博尼克太太 （脸朝着博尼克办公室的门）他们在里头说话声音那么大。

罗 冷 有什么特别事情没有？

博尼克太太 不知道。大概我丈夫有客人。

〔希尔马·汤尼森抽着雪茄在右边门口出现。他一看见这么些女客马上站住。〕

希尔马 哦，对不起——（正要转身回去）

博尼克太太 没关系，希尔马，进来。你有什么事？

希尔马 没什么事，我路过这儿，顺便进来看看。诸位太太小姐早安！

（向博尼克太太）结果怎么样？

博尼克太太 什么事结果怎么样？

希尔马 卡斯腾召集了一个会，你知道。

博尼克太太 是吗！为了什么事？

希尔马 喔，还不是为了那无聊的铁路。

鲁米尔太太 不会！真有这事吗？

博尼克太太 卡斯腾真可怜，他是不是又要操心了？

罗 冷 汤尼森先生，究竟是怎么回事？博尼克先生去年不是明明白白说过他反对修铁路吗？

希尔马 不错，我也是这么想。可是刚才我碰见他的秘书克拉普，他告诉我铁路计划又提出来了，博尼克先生正在跟本地三个资本家商量这件事。

鲁米尔太太 真的，怪不得刚才我听见我丈夫在里头说话的声音。

希尔马 鲁米尔先生当然是其中的一个，另外两个是桑斯达和外号叫“圣迈克尔”的迈克尔·维纪兰。

罗 冷 哼！

希尔马 对不起，罗冷博士。

博尼克太太 日子刚过得平平稳稳，又要出事情！

希尔马 他们翻旧账，重新吵架，我倒不反对。这至少是个消遣。

罗 冷 我觉得这种消遣不必要。

希尔马 这要看各人的性格。有人喜欢大阵仗。可是在咱们这种小地方见不着大阵仗，并且也不是人人都——（一边说一边翻看罗冷刚才念的那本书）“妇女乃社会之奴仆”。好无聊的书！

博尼克太太 喔，希尔马，你别这么说。你又没看过这本书。

希尔马 不错，没看过，我也不想看。

博尼克太太 我看你今天身体不大舒服。

希尔马 嗯，不舒服。

博尼克太太 也许昨天晚上你没睡好觉吧？

希尔马 睡得很坏。昨晚我因为身体不舒服，出去散步，走到俱乐部，看了一篇北极探险的文章。那些人在冰天雪地里跟自然作斗争，看着